退溪集 二十七

跋
箴銘
表箋
上梁文
祝文
祭文

商疑尚之誤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跋

書周景遊題金季珍詩帖後

吾友金君季珍嘗於京師與余賃居同巷謂余曰吾舊家先之漆水上臨水築亭名之爲風詠以寓吾志焉遂出示諸公詩什余亦續和之因以知　也頃年季珍出爲商州牧州治亦有風詠樓其名之偶合於家亭也余固心異之昨季珍辱書來問於丹山又寄一帖披而讀之則乃周君景遊詠此事[illegible]自爲跋

而黃上舍耆老所書者也其序蔚然其跋綮然
風詠之樂季珍之志景遊已盡之矣而上舍筆
迹尤可寶尚何待於余哉雖然名之偶合於家
與州者天也樂之實得於已以及人者人也君
子不以得於天而偶合者爲幸而必以實得於
已以及人者爲貴會點遊聖人之門得聖人之
教其於道體蓋已洞見其大意然猶行不掩其
言卒不免爲狂者而已夫道之不可易言也如
此樂之難於實得也如此又況使一國民物無
一不育於春風和氣中者乃博施濟衆之極功

堯舜其猶病諸其可率爾而云云乎務名而不務實吾輩之所恥季珍豈但欲循名而景遊豈苟爲大言而已肯哉吾知季珍之意欲因其名而求其實景遊之言欲極其效而責其功焉爾然則欲求得風詠之樂者于何而從事哉曰當自克己復禮始也夫以顏子之學不出乎日用動靜語默之間毫釐之謹而曾點之志則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二者似若相反而吾所云若是者亦未必見信於人惟從事於其間者然後知之耳雖然吾之因病廢學甚矣近知非

而業日退假使言而中理奚有於實得哉噫吾與季珍於此惕然知警而加工於暮年庶嘐嘐者不終於狂而毋爲規規者所笑則幸矣嘉靖戊申季夏晦竹洞西澗病翁書于丹陽郡齋

書丹陽館宇山水題詠錄後

某旣輯錄此卷客有見而嗤之者曰吾聞君子不合誇而能識眞卷中詩文不擇美惡不論工拙俱收而並錄使魚目混隋珠碔砆掩良玉何子之無藻鑑而太多可耶剡藤之厄不亦甚哉某矍然曰有是哉子之數我也誠是矣吾固知

吾之過矣雖然若以其美惡工拙而有所去取
則吾安得託名於其間哉客笑而去

書漁父歌後

世所傳漁父詞集古人漁父之詠間綴以俗語
而爲之長言者凡十二章而作者名姓無聞焉
往者安東府有老妓能唱此詞叔父松齋先生
時召此妓使歌之以助壽席之歡滉時尚少心
竊喜之錄得其槩而猶恨其未爲全調也厥後
存沒推遷舊聲杳不可追而身墮紅塵益遠於
江湖之樂則思欲更聞此詞以寓興而忘憂也

在京師游蓮亭嘗徧問而歷訪之雖老伶韻倡莫有能解此詞者以是知其知好之者鮮矣頃歲有密陽朴浚者名知衆音凡係東方之樂或雅或俗靡不裒集爲一部書刊行于世而此詞與霜花店諸曲混載其中然人之聽之於彼則手舞足蹈於此則倦而思睡者何哉非其人固不知其音又焉知其樂乎惟我聾巖李先生年踰七十卽投紱高厲退閒於汾水之曲屢召不起等富貴於浮雲寄雅懷於物外常以小舟短棹嘯傲於烟波之裏徘徊於釣石之上狎鷗而

忘機觀魚而知樂則其於江湖之樂可謂得其
眞矣佐郎黃君仲舉於先生親且厚嘗於朴浚
書中取此詞又得短歌之爲漁父作者十闋幷
以爲獻先生得而玩之喜愜其素尚而猶病其
未免於冗長也於是刪改補撰約十二爲九約
十爲五而付之侍兒習而歌之每遇佳賓好景
憑水檻而弄烟艇必使數兒並喉而唱詠聯袂
而蹁躚傍人望之縹緲若神仙人焉噫先生之
於此旣得其眞樂宜好其眞聲豈若世俗之人
悅鄭衛而增淫聞玉樹而蕩志者比耶先生嘗

手寫此本不鄙下示且責以跋語滉身効轅駒盟寒沙鳥何敢語江湖之樂而論漁釣之事乎辭之至再而命之不置不獲已謹書所感於其尾以塞勤命之萬一東坡所譏以朝市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語者滉之謂矣是歲臘月旣望豐基守李滉拜手敬書于郡齋

書晦菴詩帖後

余少而失學老而無聞顧身多疾病無所用於世因得數年投閒於故山家有晦菴諸書伺神氣稍清即閉門而伏讀之雖不識其何謂而心

竊愛之欣欣焉于時烏川金愼仲肯來相顧方欲與之參訂其所學焉未幾余承 召命狼狽西來隨分汩沒舊所讀書茫不記一而思山之念昕夕不置一日愼仲見寄以空帖要書晦菴齋居感興詩及廬山諸作愼仲其知余病懷之所在歟何其能使余起感也遂推枕擡倦拙寫如右而還之噫旣未得從先生於雲谷廬山武夷之間矣安得還吾舊山與一二同志齋居靜裏歌詠先生之道以求天下之眞樂而樂之庶幾忘吾好古生晩之憂也耶嘉靖壬子退溪書

一本遊下又有遊字

周景遊清凉山錄跋

安東府之清凉山在禮安縣東北數十里而滉先廬居其程之半焉晨發而登山則日未午而腹猶果然是雖境分他郡而實爲吾家山也滉少小從父兄負笈簦往來讀書於此山不知其幾也靜裏窮經未甚得力而輕出世路胥胥往來之際沆慶之孔稚圭輩從旁而竊笑且識回首仙山玉立於烟霞之外數十年來假步山扃才一二矣歲己酉春余縮符于豐郡幸得周先生景遊遊山錄於郡人固已讀味三復而發奇

嘆矣未幾去郡歸田於山下病臥四年亦未嘗一叩洞門誠不自意今來京師得與先生忝下僚相驩也先生一日惠然來訪示以一卷書即向之遊錄而比前所得加十之四五於是益見其所未見乃喟而言曰偉哉先生之有得於茲山也自鴻蒙剖判融結高深之旣形不知其幾千萬劫而天藏其勝地秘其奇直待先生之文而發之豈非茲山之一大遇耶矧乎山之諸峯皆冒以竺書荒茫之語諸佛滲昏之號斯固爲仙區之辱而吾輩之羞也今先生歷陟而痛湔

之其所以慰山靈而煥精采者爲如何哉他日
言歸吾將手寫一通藏之石室之中其必有呵
禁守護垂千祀而不朽者矣而滉之託名其末
顧不爲大幸也耶壬子重陽前一日眞城李滉
書

書金季珍風詠亭詩帖後

昔在戊申之歲僕方養疾於丹山道院先山金
君季珍時爲尙州牧見寄以灌圃魚公爲已作
風詠亭二絕令僕賡之僕不敢辭焉厥後五
年而今與季珍遇於京師季珍復示以此帖則

後來屬其詩而和之者無慮數十餘家皆極一
時文章之選盛矣哉非君之篤好又安能致多
如是乎顧惟彼時僕之四絶之作雖發於憶山
思歸之歎其文辭膚淺字畫輕肆殊不滿人意
至今五年之間君與我皆嘗一去而復來心與
事違使漆水鷗鷺屛山鶴怨則同矣而疾病衰
頽當去不去舊業益荒新知不進之愧則在僕
甚焉每一撫卷爲之興喟一日李孫來訪索還
其帖仍識數語於其尾而歸之皇明嘉靖壬子
重陽前一日眞城李滉景浩甫書于漢陽西門

之寓舍

三朝御書帖跋

右三朝御書一帖生員臣尹彥誠之所藏也始自偶閒以下止來者小帖凡九皆成廟所賜唐陽尉臣洪常者也常尚公主故爲儀賓亦爲都摠管也大書禁闕以下止森侄十有六字並仁廟東宮時手翰而出於失火後故尚有燼迹也歌而以下止音𡢃二十字並當今主上殿下宸翰也唐陽家寶藏成廟御札不可勝數盈溢箱奩臣彥誠與尉曾孫臣仁壽有

瓜葛因求而得是九帖其 兩朝御筆皆出於
内人家彥誠亦購求而幸得則奉珍之不敢褻
聯次爲是帖寄示臣滉欲令臣僭述其後語臣
滉猥賤惶恐辭不敢當彥誠强之之意彌勤臣
不獲已拜受因竊俯伏而諦覩焉 成廟九帖
特一時 宣賜之際偶然揮就非有意於楷法
仁廟十六字乃臨李雪菴兵衛帖而聞其紙
背有識曰甲三廿五則甲申或甲午歲也 當
宁二十字即臨趙松雪赤壁帖而雖無識自今
日追計而可想則是 兩朝之書皆 冲齡習

臨之字耳夫文章聖人之緒餘而字畫又文章之末也固不可因是以窺　三朝之盛然而偶揮數行神變百出　冲妙始習天章已爛則豈非於穆不顯之德煥發於文藝之末而非聖人天縱之資首出庶物又安能夙詣如是耶夫讚天地之廣大盡日月之光明臣知其愚且難矣雖然廣大不可測而所可測者昭昭與撮土之多光明不可摹而所可摹者容光之隙照也則因是帖或可以言　三朝盛美之一二矣

臣伏聞唐陽尉公主於　成廟爲親姊而帖中

所稱尊兄即月山大君爲親兄也 成廟友愛
天至今以九帖之辭考之雖隨事不同而其一
賜一受一約一召無非至愛之所形而其間高
原之客數若將以賜之助費也其 敎以有故
勿來不欲以 君命妨其私也夫萬機至煩也
君臣至嚴也今乃超然於至煩之餘而藹然於
至嚴之際以盡乎家人之驩而其事之纖微曲
折無有所憾又如此嗚呼 成廟之深仁厚澤
萬世永賴者豈不原於孝友恭儉之實而見於
此帖者何啻夫一端而已耶親親以爲本 聖

學淵邃兼及於文藝以此 垂訓爲家法故在
後嗣列聖之作咸能纘述以勿怠 仁廟儀
頃之神化 當今日新之盛德何莫非由是而
推之功業文章巍巍赫赫耀當世而輝無窮歟
有所自猗歟休哉皇明嘉靖三十二年歲在癸
丑春二月旣望折衝將軍行忠武衛上護軍知
製敎臣李滉拜手稽首謹跋

延平答問後語

滉讀晦菴先生四書集註或問見其所述師說
之一二未嘗不嘆其辭義精深旨味淵永而恨

不得見其全書壬子來京幸與朴君希正相識
始得所謂答問録者二卷病中因竊窺其首末
如盲得視如渴得飲雖未易測其涯涘而吾學
與禪學似同而實異之端至是可知而涵養本
原似若得其用力之地矣手自傳寫讎校其本
録之錯簡誤字亦僭為釐正而還之希正但以
支離頓憊精力不逮其論語春秋等講說之條
文多而不切於行者或只舉其條而不傳其文
其在性理等書者只云見某書或擬入注書或
挑出上面書殊未為全書是為愧懼耳顧是録

也東方士子罕得見焉滉懇囑希正以印行事未知其果能否也使幸而印行士之能知尊敬而探究服行者多則何患此道之日孤而異端之日盛也哉嘉靖癸丑陽復日滉謹書

書許監察所藏養生說後

不願天仙作地仙古人爲余道此言也衰病思歸久未得焉聞守谷李公養靜江皐而心慕之一日前監察許君某示余以守谷所書養生說八幅讀其文玩其字有感於修養之事益知晦菴拳拳於伯陽之書之意噫守谷能作地仙而

余獨不能耶識數字書尾而歸之明日將歸山
嘉靖癸丑清凉山人書

書易範諸圖屛後

檜山黃敬甫以司諫罷歸居于龜城之龜巖間中讀啓蒙皇極內篇等書得以硏精於易範之數而心樂之謂圖書之在簡帙必待繙舒而後可見而又或此現則彼隱不便於參互玩索乃取二書中十圖並濂溪太極圖而又自以其意作爲一圖卽最後所謂方位圓圖者是也合爲十二圖每圖下節取諸先生之說而書之作爲

短屏置之文房尋常對之則凡理數之源委擧皆瞭然於心目之間爲益大矣於是手畫爲圖二件極其精細兼草寫諸說而寄其一件於某某固已服其用意之深篤顧疑其所草諸說頗似繁剩妄欲更加揀節而書之疾病因循久而未就今年春杜門城中溫繹啓蒙書因念敬甫之圖亟取自鄉家而諦觀之益知敬甫草說可存者多而可去者少遂略加增損攊病楷寫于各圖之下將召工糚屛以成敬甫爲余拳拳之意焉所謂最後圖者鮑雲龍天原發微中已有

之然敬甫實未見槩書而爲之則是不害爲敬
甫之自作也但此圖卽先天圓圖而異其樣耳
非創建也雖然草草涉獵者烏能及是哉敬甫
之用力於易學因可知矣噫自甲辰寄圖之後
倏焉十有一霜屛始將成而敬甫於前年已下
世矣向也圖成敬甫唱余以易學而余不能相
發以相益今也屛成余欲示敬甫以叩所疑則
敬甫已不及見矣夫人之數不遇恒在異世之
人吾與敬甫並世交臂而反失之皆由於其懦
襃無狀而致之豈不永爲之愧痛哉因識于圖

末以自警且以告同時之士相與及時勉勵云

嘉靖甲寅清和旣望眞城李滉識

內賜性理羣書付盧上舍遂俾藏圓隱書院識

永川盧上舍遂與金上舍應生鄭秀才允良於圓隱鄭先生舊居倡搆書院垂成盧君爲來京師博求書籍滉甚嘉其志而慕其事顧旅寓蕭然無他書可以相副謹以頃所受 內賜性理羣書一帙贈之或以 君賜與人爲疑噫爲書院奉藏書一以爲先賢一以爲後學與人云乎

哉嘉靖甲寅孟夏眞城李滉謹識

書啓蒙圖書切要後

右圖得於思齋金公嗣子繼趙處思齋門人鄭之雲云慕齋思齋兩公傳此於趙公有亨趙登戊午第官至三品蓋兩公從母夫也今詳此圖皆因啓蒙等諸書而撰成非自爲說而可爲初學之指南故傳之爾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仲秋滉謹識

延平答問跋

延平李先生挺絕異之資躬聖學之奧上承伊

洛之傳下啓考亭之緒其功盛矣而不自著述
故其論道講學之言後世罕得聞焉滉頃來都
下始於天嶺朴希正處得見是書書凡三篇曰
師弟子答問者晦菴夫子手編師說也曰後錄
者後人追錄晦菴稱道師說幷遺文遺事也曰
補錄者琴川周木所編所以補後錄之未備者
也乃告於希正圖所以刊行是書者會清州牧
李君剛而以事至京師希正亟以是囑之李君
亦喜符宿心旣還州數月功已告完乃寄書徵
跋文於滉滉自惟僭陋何敢贅一辭於大賢傳

道之書耶然而是書所以刊行首末則與有知焉故不敢固辭而於此又有所感焉夫晦庵夫子未見先生之前猶出入釋老之間及後見先生爲學始就平實而卒得夫千載道統之傳是則凡晦菴之折衷羣書大明斯道於天下者皆自先生發之而其授受心法之妙備載此書今驟讀其言平淡質慤若無甚異而其旨意精深浩博不可涯涘推其極也可謂明並日月幽參造化而其用功親切之處常不離於日用酬酢動靜語默之際此先生靜坐求中之說所以卓

然不淪於禪學而大本達道靡不該貫者也嗚呼周程旣往一再傳而大義已乖微先生孰得而反之正乎發聖人之蘊敎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而先生庶幾近之然則是書之行其爲後學之惠宜如何哉高山仰止雖未覩氷壺秋月之象萬古一心寧不有作興於西林感慨之詩者耶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秋九月旣望眞城

李滉謹跋

滉又按此書舊本後錄在師弟子答問之前竊意兩篇皆先生之精蘊雖不可以賓主本

未論然一則當時言語或手札一則出於追錄眞先後次第決不可移易而所編如此非序原書本故然也乃書肆粧帙之人誤而倒換之耳改置前書雖不可易言今旣刊行是書則何可尙仍其誤而莫之釐乎滉曾以是告於希正剛而皆不以爲不可旣從而正之矣聊識于此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云爾滉謹書

題南季憲箴銘後 彥紀

余嘗得漢隷韻於朴明甫愛其古雅而未暇習焉南時甫之弟季憲以唐牋八幅索余書箴警之辭余謂

座隅觀法之書體尚追古試效其體之學顯書以與之季憲質美而志篤苟眞知力踐之爲務篇篇句句皆實學也不然染俗而壞志得少而自足則雖聖賢格言日陳左右亦空言也其奚補哉季憲勉之哉嘉靖乙卯春正月辛丑眞城李滉書

魚灌圃詩集跋

古今詩集之傳多矣其間傑然而鳴世者代不過數人其下於此者或不免於得失之評焉蓋有詩工而於人無取者有人優而於詩未至者若是者果可以傳世乎讀其詩而可喜求其人而可慕若是者果不

足以傳世乎灌圃魚先生生有拔俗之標亂不全退
治不求進進之以玉堂金馬非喜也屈之以州縣米
鹽非恥也漢陰之忘機東方之詼諧有山水烟霞之
癖而終享其樂其爲人何如耶於詩尤長於律而絕
句往往有杜少陵之節拍奇古淩厲豪健頓挫無世
俗腥腐塵埃之氣其爲詩又何如耶今監司吳公謙
得先生遺藁於其外孫某寄示某於溪上欲有所去
取而係以跋將以刊行也某嘗辱一言之與於先生
矣其何敢爲此於先生詩又安有去取惟先生詩之
傳世是幸而不敢辭其跋語之囑若去取之云則特

指其一二可疑處以聽於公之所處噫人與詩不足傳而傳者適爲其人之病也可傳而莫之傳者爲後來士林之責也是集之不可不傳固自有公論而監司公之爲是舉其知免於士林之責矣先生咸從人也寓居於固城之混沌村自號灌圃文人云嘉靖戊午夏眞城李滉跋

書曹南冥遊頭流錄後

曹南冥遊頭流錄觀其遊歷探討之外隨事寓意多感憤激昂之辭使人凜凜猶可想見其爲

人其曰一縣之龥翁曰向上趣下只在一舉足之間皆不論也而所謂明哲之幸不幸等語眞可以發千古英雄之歎而泣鬼神於冥冥中矣或以其尚奇好異難要以中道爲疑者噫自古山林之士類多如此不如此不足以爲南冥矣若其節拍氣味所從來有些子不可知處斯則後之人必有能辨之者嘉靖庚申孟春眞城後人景浩書于溪上書舍

題萬竹山房集帖跋

右吳興周徵身萬竹山房集帖余自少即聞有

此帖嘗以不得見爲恨嘉靖乙巳中余寓漢陽之西城與故人南景霖相往來始見帖於其家從而借得則其爲喜幸不啻如拱璧之獲矣顧以困於卯申之役未暇臨池之興而明年丙午余病不能仕於 朝將辭歸領南此帖當還於景霖則於心終有不釋然者就以拙筆臨其形模之髣髴如右謹收之書篋以自隨蓋非不知效顰之爲愚斲輪之難傳然書歸歸氏而古文留畫還或人而人物傳則斯亦古人之所屑爲也余焉能免乎哉歸臥衡廬閒無塵事有時讀

倦思睡試出而展玩之尚令人欣然有會心處間亦㠯其髣髴想而手追之此諸率意胡寫者其體格意象逈然不同往往自覺有所悟入焉以是自娛不知疾病之支離外慕之爲何物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曲藝且然而況進於此者乎二十六年丁未元日書于退溪之田舍

右帖後題跋距今十四年一日孫子審持空帖求寫偶憶此帖取諸篋中而觀之蓋昔人所謂不知操筆者耳不覺發赧審因云蔡應休家蓄

此帖從而取見則與余所臨者互有存闕於是合二本而寫齋帖以與之然使余當時恥不若人而遂不學則終不變當日之陋使余今日恥不及古而不自力則豈惟不能進於今日之習將並與前所得而失之唯好之篤則無不可得而其自謂不能者皆自棄者也凡學皆然汝曹勉之三十九年庚申秋七月既望陶翁書于溪上小齋

傳道粹言跋

語錄非古也至程門諸子之記師說也始有之

豈不以修辭者易差直記者無失也耶雖然自學者誦習而言之直記之漫爾不文又豈若修辭之粲然成章者乎世有粹言之書蓋取河南兩夫子之說見於語錄者約繁而就簡潤質而成文者也彼其一時諸人雖親記所聞然記者非一手或得其句不得其意或得其意不得其辭今一經點化而向之質者變而文駁者歸于粹信乎其有裨於傳道而便於誦習也嘉靖庚申歲吾友泗川李君剛而尹茲東都礪城尉宋公寅出是本囑以刊行顧其爲書頗多訛缺李

君又辱與滉往復按訂乃並與他書而請于監
司南宮公忼令興旁郡分刻焉至是功告訖使
東魯之士苟有志於斯學者皆得以與有聞焉
幸孰大焉抑是書之作以南軒之序則謂出於
龜山而月湖楊公則疑爲政堂之書自今觀之
若使龜山實有此書而南軒之類編如是則何
故宗門議論無一字及之耶況南軒文集亦無
是序則月湖之言宜若得之而今其書首又有
所謂傳道綱領與傳授而下著其姓名是又不
能無疑者滉竊以爲今之讀者但當觀其書之

於道何如而自得之可也至於述作之人先儒之所未定者今不必强辯而臆斷之不知後之君子又以爲何如也嘉靖壬戌暮春聽眞𢈔李滉謹跋

泗水李氏壽瑞詩編跋

往在甲辰歲迺巖李君剛而示滉以故姜詞以下諸公爲其先祖敎道李公詠壽瑞詩一編滉亦撰鄙拙亦僭題姓名於諸公之後至今十七年而剛而尹玆東都適尤備矣復以是編寄來曰願得跋語於其尾滉敬受而讀之至向所題誌

名處惘然不省其為吾所作也因竊自嘆神志之衰落如此固不能為有無於世吾之文陋甚之囑吾何敢承當哉雖然欲竟辭之則人情有所不能已者吾觀李氏一門之事實有五難焉人生壽至九十一難也夫婦同庚同享其壽二難也得同鄉相公榮觀之餘推老老之義親播歌詠三難也有子若孫俱有孝謹之行至蒙 天寵四難也積善繩繩至玄孫而大齊高門之慶五難也何以謂之難也凡是五者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曰難也而數世之間如幾如式

難不爲難玆豈無本而能然哉渠孫露微端苟存斯世恒抱皐魚之悲三復是編不覺涕泗之交襟於是手謹書所感如右而奉還之若夫壽耈之德錫類之什諸公歌詠盡之無容吾贅惟吾友其益勉之哉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上元日眞城李滉書

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圖跋

三十六洞天無則已有則武夷當爲之第一故其中古多靈異之跡天生我朱子不得有爲於天下卒至卷懷棲遯於大隱屛下使夫靈仙窟

宅之地變而爲鄒魯道義之鄉天意固有所寓可知也而彼一時天下之不幸豈不爲玆山之幸也耶又豈不爲百世斯文之大幸也耶世傳武夷圖多矣余昔在京師求得數本倩名畫摹來由其元本蹤略傳亦未盡吾友李君仲久近寄一本來滿目雲烟精妙曲盡耳邊怳若聞擢歌矣噫吾與吾友獨不得同其時買舟幔亭峯下輟棹於石門塢前獲躋仁智堂日侍講道之餘退而與諸門人詠歌周旋於隱求觀善之間以庶幾萬一也李君要余書櫂歌於逐曲之上

旣書因識所感於卷末而歸之嘉靖甲子二月
初吉眞城李滉謹跋

跋金景嚴戣所求七君子贊及箴銘朱
文公棲息講道處帖

先生初居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屛山之下潭
溪之上所謂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峯無數列窗
前者也乾道六年庚寅先生年四十一作晦菴
於建陽蘆峯之顚雲谷之中在崇安西南八十
餘里往來棲息而已非恒處皆閩中地也淳熙
六年己亥先生年五十始以知南康軍赴任與

建白鹿書院三年秩滿而歸自是不復至白鹿
洞蓋南康屬江東距閩中絕遠當在任日請於
朝願爲洞主而不報則固無緣再至矣十年癸
卯先生年五十四又作武夷精舍韓元吉精舍
記元晦居于五夫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
暇則游焉云至光宗紹熙二年先生年六十二
歸自漳州寓建陽之同由橋始築室考亭自五
夫而還居竹林精舍於是作焉蓋遷居後九年
而先生易簀享年七十一矣今平康縣宰金君
景嚴以空帖求余書亡君子贊及箴銘等其下

又欲書朱先生棲息講道如雲谷等處詩文事跡之類以資興慕此意甚好余既從而書之矣然而先生晩自五夫遷居考亭惟竹林精舍在考亭所居之傍其他若雲谷武夷就名山而爲藏修之室也白鹿以守令而興國庠也其地之遠近時之先後皆不可不知故於此復略敘首末如右庶以便於觀省云耳嘉靖甲子踏青月眞城李滉謹書

陶山十二曲跋

右陶山十二曲者陶山老人之所作也老人之

作此何爲也哉吾東方歌曲大抵多淫哇不足言如翰林別曲之類出於文人之口而矜豪放蕩兼以褻慢戲狎尤非君子所宜尚惟近世有李鼈六歌者世所盛傳猶爲彼善於此亦惜乎其有玩世不恭之意而少溫柔敦厚之實也老人素不解音律而猶知厭聞世俗之樂閑居養疾之餘凡有感於情性者每發於詩然今之詩異於古之詩可詠而不可歌也如欲歌之必綴以俚俗之語蓋國俗音節所不得不然也故嘗略倣李歌而作爲陶山六曲者二焉其一言志

其二言學欲使兒輩朝夕習而歌之憑几而聽之亦令兒輩自歌而自舞蹈之庶幾可以蕩滌鄙吝感發融通而歌者與聽者不能無交有益焉顧自以蹤跡頗乖若此等閑事或因以惹起鬧端未可知也又未信其可以入腔調諧音節與未也姑寫一件藏之篋笥時取玩以自省又以待他日覽者之去取云爾嘉靖四十四年歲乙丑暮春旣望山老書

箴銘諸訓跋

嘉靖乙丑首夏書與孫兒安道爲學之要悉具

於此然苟不深體而力行之雖格言至論了陳於前猶爲無益況復有讀未終篇欠伸思睡而束之庋架付之塵蠹者乎放其思勉

書巡　陵送別詩帖後

滉病臥城中一日密陽朴君一初過而問焉語及先高祖恭孝公奉使巡　陵日諸公送別詩帖歸而取其帖屢寄示滉敬展而伏讀之凡爲律十二篇序一篇蔚然皆一時名流之作向非先公見重於時賢何以得此非歷世謹守其遺文爲久如新考文章而撰事跡其可以有所

感也夫其可以有所懼也矣隆慶紀元丁卯八
月日眞城李滉謹書

書李大用研經書院記後

達城府之人相與共謀刱書院於府東研經星之畫巖雉永川李上舍大用主管其事院旣成僉議又以大用素與滉相識往來乃囑其具錄院事來徵記於滉滉辭之不獲則受其錄而藏之時出而讀之愛其文淸而贍婉而正叙事詳而紀勝實其終之議論亦有理趣非所謂錄也乃記也雖使拙者强而作之諒亦無能出其右

者乃於忘藁內稍點竄數語而還之且告之曰即此是記何用他求君其往刊此文大用復書牢辭且見謂予之言其戲我乎哉滉得書瞿然而復之曰大用於此殆失言矣夫爲學宮立言語以示來世此何等重事而顧可以戲爲乎誠使滉當此事而不知其爲重以戲處之我之孟浪不端已甚矣諸君又何用徵余文爲哉且言而當理則取之在彼在此又何擇焉大用之言即滉之言也抑嘗思之今之學校遍于中外士之遊居於此足矣何所取於書院而惓惓若是

其不以無拘於學政而可專於吾學也耶然則
彼中諸人所以合謀並力大作此院者夫豈徒
然哉倡起奮發實從事於爲己之學相觀而善
相勗以成者必有其人也愚意如吾大用有志
此學蓋嘗得其書口講心究而知其說矣今又
爲衆所推作爲此院則倡諸君導後生以實其
事者非大用而誰乎苟爲不然大用曰玆事至
重吾何敢當之諸君之共此舉者其所云亦若
是後生之來居于院者又將曰吾父兄前輩所
不敢當哉何能爲哉非徒今之世爲然後來繼

今者苟所云皆若是是使亢院倡學之意終歸
於墮地矣後雖有文材卓卓如徐文忠者復出
於其境亦不得與聞於斯道之藩籬矣斯不亦
大爲書院之羞也哉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成瞷謂
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噫孟子之道
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又必繼之以三人者之
言而終之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何哉人

雖有與堯舜同歸之性而其志道爲學必須如
是之奮發剛勇硬著脊梁克自擔當盡死力而
痛理會如血戰然乃可以得之不然悠悠泛泛
終無可得之理故也是以後來朱子之接引後
學亦每擧此章與收放心章並稱而反覆丁寧
提耳而極言之亦爲是也夫不知而不爲者非
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之者其知也非眞知矣
爲而不自力者同歸於自棄者也力而執私見
者無異於賊道者也避名而讓與他人自伏退
産之類也慮患而甘處下流詭託荒豳之比也

觀諸君之意似若借重於作記之人滉謂院之輕重在乎諸君爲學之得失不係於作記者之誰某也愚嘗作十書院詩所經其一也雖亦知無關於院之輕重然又不欲有隱於諸君也謹錄于後以俟聞焉惟諸君因而勉旃幸甚 詩曰晝巖形勝畫難成立院相招誦六經從此佇聞明道術可無呼寐得羣醒 隆慶元年丁卯陽月旣望眞城李滉謹書

養心堂集跋

漢陽城西門外有隱君子曰趙君晟字伯陽早

負超世之資通儒術旁及於天文地理醫藥律呂筮數無不精究而造其妙少多疾病絶意榮進唯以治心養氣爲務閉門却掃悠然自樂不知老之將至也　朝廷重其才强起之亦不苟免祿隱至于　宗廟令余中間宦寓城門內數得與君相從遊質以啓蒙律呂筭數等所疑君應酬如響愈叩而愈無窮余每一見之未嘗不茫然自失而歸恨不得卒業而以病去　國未幾君又下世矣今監司凝川朴公啓賢嘗受學於君乃裒集君所著詩文若干篇爲一卷名曰

養心堂集且序其卷端以寄見示云將以刊行
也余喜得而莊誦之於是益知君文章見識卓
犖曠絕又如此惜乎當時所取而試用者特其
塵垢粃糠而非其至也余所叩而願學者亦其
一斑餘緒而非其全也遂使君之蘊奇抱寶落
落無施而余之術業依舊滅裂至老而無所成
也嗚呼爲可嘆也已亦可愧也已隆慶二年戊
辰六月八日眞城李滉謹書

新刊啓蒙翼傳跋

易之爲書更四聖而卦彖爻翼具歷三聖而圖

象傳義備其他百家諸說紛然並興不可殫數而胡氏父子啓蒙之說發明尤多凡今學易者之於啓蒙不由玉齋之說莫得其門而入其功大矣而雙湖先生承家紹學著爲翼傳書二卷如源之有委如木之有枝愈深而愈達可謂車指南而鑑燭幽矣向者丹陽禹君性傳得是書於豐山柳君成龍而見寄滉老矣無成於易而猶以得見所未見之書爲幸玩讀之餘欲謄寫一本以藏諸易東書院會星州牧開韶金侯克一來訪余溪上聞之躍然曰與其藏謄本以幸

一院易若鏤板以廣布以幸一國之人哉挈其書去以告于監司完山李公陽元氏議必克諧於是命與旁邑發事分功不數月而工告訖嗚呼嘗聞邵子之稱易曰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夫如是故自古羣聖賢之言易各不同而求得其用焉者無他同出於此一原故也然則諸家之說雖有得失之不齊者猶不可不取其善者而說如胡氏之最善者乎今是書也始刊於一州而可行於四方人人不待夢香畫而得易之理如指諸掌

李公與金侯所以興與裨斯文嘉惠後學之美意
其可尚已不可以無傳於是乎言隆慶四年歲
在庚午七月日眞城李滉謹跋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退溪先生文集卷四十三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箴銘

靜存齋箴

皇降吾衷本眞而靜云胡末流斲喪其性外物膠擾日以心競情熾欲蕩百慮千歧顚冥不止老洫堪悲不求其本曷能存之其本伊何主靜爲則觀天之道元自貞發察地之用闢是翕力反躬艮背驗其一理外無妄接肅如軍壘內無妄念湛如止水靡有將迎恒存戒懼一體淵微萬理森具迨其應用游刃庶務由定而明出當

時措各止其止動亦靜爾非若老佛靜輒動鄙
墮落一偏滅常論法嗟維此義聖賢遺躅孔云
定靜孟論夜氣周程益闡楊羅深味至于延平
以詔考亭考亭始入由此門庭遂大用敬集厥
大成在我後學寧不遵式靜以立本敬貫本末
交致其功久乃有得直諒吾友力於古學有契
于此揭之齋額執此明彼匪遺其一同我蘭臭
惠我麗澤我用作箴于胥勗兮嘉靖癸亥仲春
眞城李滉爲駒城李仲久甫作 ○ 契于之于一
作於

題𥨊姪自警屛銘

寶鑑埋塵非磨寧新明珠在淵不採則捐聖訓之極我心之則屛陳爾傍道存爾常能思能行一言猶贏不思不爲萬言奚施

酒誡贈金應順

嗟哉麴糵禍人之酷爛腸生疾迷性失德在身戕身在國覆國我嘗其毒子阽其害抑之有誡胡不共勗剛以制之自求多福

題金士純屛銘

堯欽舜一禹祇湯慄翼翼文心蕩蕩武極周彝

疊一本作瓴

乾惕孔云懍樂會省戰兢顏事克復戒懼愼獨
明誠凝道操存事天直義養浩主靜無欲光風
霽月吟弄歸來揚休山立整齊嚴肅主一無適
愽約兩至淵源正脉

表箋

夾江蔡耕謝 恩表

鄙邑過計以懷虞疊露危懇都司轉達而蒙
許亟布深 恩同朝甚歡擧國惟幸臣竊以夾
江有土分域爲洲頃緣邊氓之占耕屢乞王官
而申禁豈曰此疆而彼界慮姦細之或生無問

舊墾與新畜施科憲而悉去寔能協望於今日
永使知戒於後時法行 大朝喜在小國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度廓包溥心切撫循俾下情
雖微而莫遺斯上澤雍遠而必究殊私逾稱感
激何堪臣敢不謹守弊封竭初誠於頂踵誓堅
素節答洪造於乾坤

中朝冬至賀表

氣應葭莩茂對品彙之資始瑞臻雲物誕膺天
人之贊休慶隆三微歡騰萬宇欽惟 聖神自
道中和極功斂福錫民允叶長至之履籲俊尊

帝默符朋來之亨子朔普頒靈祚益衍臣外守
鰈域阻趨鵷行嚮北闕而傾心弗違咫尺祝南
山以齊壽庶補涓埃

謄黄謝恩表

奉揚遺音彝擧追崇之典垂頒謄札特示奬進
之恩優以幸加感與兢集伏念臣遭逢景運
恪愼菲儀然情徒勤於款輸或事靡遠於荒外
豈謂布東朝陟遐之誥及於偏方而俾承北闕
上號之綸同於諸夏將以小邦之嚮道故與内
服而均施恢容若斯忭戴何極玆蓋伏遇仁無

不覆化實惟深監于誠出幽而遷喬字厥小韶
瑕而舉秀遂令隨事而告諭庶免後時之悔愆
臣敢不欣欣葉鶩斷斷礪鈍跡滯匏繫阻清光
而自懃職脩苐包謹常供而毋怠

皇太子冬至賀箋

淑氣潛復於重泉少海增潤化日長至於一線
繼照眔輝宗社衍禩海縣同慶恭惟夙岐夙嶷
乃孝乃仁藝休生知遜志於齒胄之學德譽天
縱撝謙於主鬯之隆祖烈用光儲儀載赫其情
懸雞戟迹滯緹岑忭極戀悰仰前星而薦祉歡

深盛遇撫弱植而知榮

本朝誕日箋 代人作

電繞樞極祥凝誕彌之期龍飛海天物覩亨嘉之慶臣鄭齊幷黎庶同歡恭惟剛健日新聰明時乂協一德而享上帝曰篤不忘斂五福而錫庶民其寧惟永茂迓景貺益闡洪圖伏念欽遠宸闈叨奉藩職錄千秋而獻鑑未效唐臣之盡忠倍萬歲以呼嵩遥申漢殿之祈祝

本朝冬至賀箋 代人作

握璇圖而御瀛方光膺亨期之泰運候緹室而

審諧律慶迓七日之復陽臣鄰戴歡黎庶同抃恭惟克君克長乃聖乃神明舜禹之心傳危微必戒於精一法羲文之治道小大尤謹於往來肆茂對於天根益普施於龍德臣猥以樗散叨守湖藩北闕懸情未趨鵷鴻之列南山祝壽竊效葵藿之傾

大王大妃殿冬至賀箋代人作

尊之至養之至誕享聖孝之儀德無疆福無疆茂膺朋來之慶凡有血氣悉均歡欣恭惟思齊毓周淑愼毋漢値國運之艱大從權非心俾

宗祀而靈長含章得體玆迎南至之景咸仰東
朝之輝臣猥以譾材幸睹昭代遵原隰而盡瘁
愧乏效於涓埃望京闕而瀝誠徒祝壽於岡阜

謝 賜食物箋 乙卯

具位臣姓名伏覩去三月二十二日右承旨書
狀以臣病還鄉家令觀察使題給食物且授臣
僉知中樞府事除臣病重不能起 召別有狀
辭免外所題食物謹具拜受訖臣不勝感激之
至謹奉箋陳謝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伏以投分歸農奚取於不忘在壑辱命賜物

濫承於有隕自天踧踖循涯感激撫已伏念臣
草茅賤跡樗櫟散材少未習於時文幸竊科第
晩益闊於世用猶忝班行虛名有同於斗箕瑣
力恒負於山岳矧軀命之孱愊夙沈痛之嬰纏
歲增月尤神疲氣憊旣不能陳力而就列又焉
可負罪而貪榮畏古義而羞人嘆納天祿而蘄
家食私情未易以上徹　聖朝每示於兼包往
在　中廟之末年嘗一去而旋　召逮夫　當
宁之末紀亦再歸而輒還以至　命秩加陞責
任殊重再教胄而何補一參兵而靡堪而臣病

入膏肓身彌萎薾犬馬之年齒迄暮土木之形
骸垂頹更無報效之期益深叨冒之愧顧今庶
官無致仕之例似羊觸藩寔於小臣難乞身之
名如鹿辭囿縱非得已於退伏方懼自速於譴
訴豈意 黈纊之達聰復誤左右之猥啓軫
天心於跂喙流春澤於悴枯錫以粲珍俾濟困
於疏糲叙之祿秩令就醫於京師 命下蓬蒿
光賁閭巷積痾奈靡於奔走全家頓受其飽猒
以幾年素餐之餘加今日枉 賁之及匪猶古
而蒙力與畫墁而同譏第極慙恧曷由稱塞玆

蓋伏遇乾坤大度化育深仁罔功勞而靡愛笑
鑾獎予寧僭有絲麻而無棄菅蒯摩礪並行故
令微踪獲霑茂渥且敢不緘封骨髓收拾桑榆
屛丘樊而保頤仰 恩造而警飭豈敢擬修身
而守道以避天光惟切願食芹而獻誠承拱
宸極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奉箋稱謝以
聞

乞致仕箋一 庚午

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
臣李滉臣今年七十歲欲乞依禮致仕者臣滉

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伏以病非尋常縱乞
身而粗遂假退年已七十當據禮而亟請眞休
敢靦汗顔庸殫瀝懇伏念臣材乏廊廟學失本
源叨被　列聖之寵恩丘山至重未效一心之
誠梱葵藿徒傾揆愚分自合屏藏奈　明廷誤
加奬擢情益惶而益窘　命愈數而愈嚴至於
往年又迫誘　召而冒進迨乎前歲乃蒙　矜
許而得歸　洪造燾鞠　厚渥浹髓然而在畎
畝而竊崇品宰職賜骸骨而停致仕纍章名義
兩乖微臣豈所安處事體相待盛典必須終行

矧補袞於 經帷與傳信於史策莫重歸責曷虛
帶名玆援引年之舊規竊冀謝事之優幸伏願
主上殿下德隆父母度廓乾坤寬臣負乘之宿
辜憫臣厄殘之餘喘及未塡於溝壑庶曲全於
桑榆以禮退人實係風聲之有樹用恥補過尚
希暮境之自新臣無任瞻天望 恩激切屛營
之至謹奉箋陳乞以 聞

乞致仕箋二

具位臣 姓名頃奉 下旨不許臣致仕仍令臣
乘馹上來臣謹已具狀乞辭 召命去訖且臣

以老病不職蒙 恩退歸義難更進引年告休尤不可淹延中止敢復陳懇乞遂致仕者臣滉誠惶誠恐拜手稽首上言伏以鳥倦知止自應投於故林天高聽卑庶終遂於微物玆未趨於
召旨敢再瀆以籲辭伏念臣質本戇愚仕多癏責積病求去寧慕適世之爲高就閑藏蹤詎能學古而有得以虛名賭爵之大恥丁賤齡告老之恒期若復貪戀於負乘誰不唾鄙於蹲噂而況今臣旣歸食力猶不納祿而何爲已謝服官尙稽致事其何義囊樞貳之巍號付農老之仄

躬講職猥虛史局玷關與其上謬 恩而下獲
罪 國體有虧曷若 君以禮而臣有終風聲
必稱前且請歸而曰 可令豈願致而莫 俞寔舊
例之有循非小臣之得已伏願 主上殿下煌
煌旁燭納約兼容收難赴之誤 綸綍罕見之
寵典故職則雖替而仍援孱軀則至死而永閒
自古所榮在臣尤幸勞餘聽漏方喜夜行之得
休窮衰負暄敢忘朝曦之為獻臣無任戀慕祈
懇戰慄俟 命之至謹奉箋陳乞以 聞

乞致仕箋三

具位臣姓名以年滿七十累乞致仕前月十八
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内如前不許臣請令臣調
理上來事有 旨臣老病日深非可指期差復
據禮休致理難中止謹復具箋冒昧控陳者引
年而求避賢路實迫衰情許退而俾歸愚塗久
稽 恩造敢瀝血悃累瀆 淵聰竊觀歷代以
來尤明致仕之節漢張良帝師之重尚從遊於
赤松唐裴度國公之尊猶放閒於綠野至若無
功而無德亦或有疾而有愆咸見優假而輒從
未聞力請而終執如臣者昧道骨學欺世贖名

茅一本作莽

經 四朝而負積丘山濫一品而報之埃滴向
迺幸賴 天諒乞歸而得歸今者忍違禮條當
老而不老方 頷可之渴仰柰 簡召之洊臻
違越失圖懇害滋惑孔氏之行駕不俟縱在官
而當然匹夫之見旌未趨亦自古而深取斜茲
祈幸於屛伏安更希冀而盤桓以 聖旨畀猥
淹華門以天職則委在草茅臣身雖萬死而莫
贖 朝命竝一頒而快淵義畢紳纓禁坐畎畝
叨冒之耻獲免激厲之風猶行伏願 主上殿
下大度包荒至仁霈澤憐臣犬馬之齒曾罰臣

蒲柳之質凋亟循故規俯遂至顧鷄鶩暎餐虒免鐘鼓之悲戀葵藿傾陽永荷雨露之濡渥 臣無任祝望激切屛營之至謹奉箋陳乞以 聞

上樑文

東宮資善堂上樑文 甲寅

日之明日爲可繼必須預養於東躔物之蠲物亦以成寧緩復儲其前蹟是上帝篤祜於邦祚若神靈陰相於人功恭惟我 國家祖舜宗堯累仁積德周家之卜世甚遠又重以垂裕後昆商室之遇災何傷適所以增光前烈夠 先王

定鼎之初載獲茲地食洛之吉占位正於後寢
前朝方辨於左祖右社乃度東掖乃作春宮斯
國本之攸寧寔世德之永賴天之所助人之所
助豈鬱攸之敢干昔焉是遭今焉是遭與青瑣
而俱燼徒一時焦頭爛額尚如今側身震衷豈
日舉羸而勞民要以肯構而裕蠱祥風瑞雨蕩
除舊孽桃茢不周巫祝休先高棟層檻聳起半
空離婁督繩工倕削墨承鳳闕之華月擁龍樓
之紫烟爾其出乎震而効熊羆之祥在於蒙而
挺岐嶷之質徒前後左右所與居者皆膺受朋

翰之徒明孝仁禮義以善導之盡爲湯文武之

道朝日三而有問安視膳之職德師一而無適

邪感昊之門周旋燕養之適宜接延講讀之有

所知止意誠之學可以身修而家齊德成教尊

之猷自當官正而國治然古來稟性之難詩自

聖人好問而損實益仍制於往規存深意於舊

號大哉居齊三之子始而堪嘆氣體之務洞知

門宗祖之心終焉併無邪曲之見敢效與人之

獻頌助擧匠氏之抛梁

兒郞偉抛梁東扶桑曉日隱曈曨重明自作離

明象少海元涵大海中
兒郎偉抛梁南木覓當前翠案藍問寢朝朝回
望處祝嵩心切幾呼三
兒郎偉抛梁西紫殿青宮繞復低殿上瑞雲紅
一朶餘光長與蔭宮題
兒郎偉抛梁北華岳巑岏鎭化國夜半宮僚罷
講回仰瞻衆曜環辰極
兒郎偉抛梁上青蒼無物泯九障服膺三畏日
乾乾浩氣廓然神自旺
兒郎偉抛梁下夫歲高明新大廈王道端從層

彌求尊賢友德誠非假

伏願上梁之後百祿駢臻萬善畢集前星耀芒於鶴禁少陽安位於燕貽不待皇孫長於閭閻能知稼穡艱難更治得失無令學士間以邪辟相與討論經籍圖像贊揚承祧允屬於元良主器固在於儲貳景命有僕鴻休無疆

思政殿上梁文 甲寅

惟天大警動人主乃所以扶持而全安厥子肯構堂前基固在夫經營而締繕嚮南面聽治之有所寧一日見災而無修寶殿儵爾而告成輿

人感胥而騰慶恭惟我 聖朝周家源遠夏禹
功勤 聖子神孫序承而繼繼深仁厚澤濼濼
而熙熙海波晏安於鎮臨鬼神居歆於饗祀顧
先王之定鼎宅茲都而發祥乃涂乃城遵九軌
百堵之制有宮有寢繼千門萬戶之奢大內之
南正衙之北爰有一殿以便常朝接風日於蓬
壺仙凡逈隔講道德於墳典魚水相歡斯後聖
感寓於羹墻寔凝命宥密於夙夜何回祿之干
直奄熾燼而無餘慨罔圖於從茲痛已及於哭
室仰 當宁之衷隱俄庶民之子來弛雍何諱

於玉清閟損蕪議於長府大木爲杗細木爲桷良工任衆材之宜榫之斯方規之斯圓巨室合古制之美旣竹苞而松茂又霞舉而虹垂抗崢嶸於斗魁納清冷之灝氣崇大壯之棟宇辨九級之堂廉爾乃　幄座如天　龍袞有翼儼紅雲之高捧環侍臣之登延論道經邦勤伊傅周召之篤棐拾遺補闕待黯向徵贊之盡忠一日二日而萬幾三講四講於六籍是謂端本清源之地必盡親賢訪道之方德之隅喻室之隅峻整表衛武之德心之正亦門之正洞達見宋祖

之心學罔覺於精一之傳政無爲於時雍之化
鳴鳳巢閣薰風阜財美哉奐美哉輪晉室豈善
於頌禱以次賀以次壽漢宮何取於粃糠敢因
梁欐之升式陳兒郞之祝少停攻斲同此歡呼
兒郞偉抛梁東暾日初昇陰翳空　聖德光昭
長並此千秋萬歲照箕封
兒郞偉抛梁南雨施雲行化澤覃不但福員濡
萬族雕題長使奉琛函
兒郞偉抛梁西西望中華紫渤倪更願君王明
道極八條遺敎牖蒼黎

兒郎偉抛梁北太陰凝閉天幽默融通玄造在
人功只在中心保陽德
兒郎偉抛梁上昊穹勢邈穌稜當欽明光格亦
何形日月光華萬民仰
兒郎偉抛梁下道在思誠非外假日講儒臣尚
佇虛天章撥筆詢陶冶
伏願上梁之後萬福並臻百神擁衛殿基等岡
陵之久國勢如盤石之安 聖敬日躋新又新
而不已德政風動懋哉懋而無荒薰爲四境之
太和蕩除六沴之邪蘇民淳俗厚歲稔時清覲

天子之耿光益惇侯度祇上帝之眷命永貽孫
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祝文　祭文

風雲雷雨壇祈雨文

嗟予否德謬當司牧獲戾上下仍歲荐厄溝壑餘氓既勤田畝胡爲恒暘又丁厥咎種之不苗苗亦槁矣萬口喁喁莫相保矣維神降監豈不急矣橐籥其發膚寸而合塡塡其作霈霈其澤及時膏之民庶粒食匪遑眇躬實神攸托

國內山川祈雨文

有崇之嶽有濬之瀆作鎭作紀功在利物民之

孔棘匪神曷卬歲荐饑饉三星在罶今又不淑民寧孑遺惟玆旱熯越月彌時牟麥損耗禾麻焦傷哀我良農籲號遑遑罪雖寡躬寬寶天泯明神所惻不眛予誠亟霈甘霔佑我西成

北方黑龍祈雨文

水生天一于坎之方爲雲爲雨澤物洋洋不愆厥時天道乃光神司厥職或飛或藏祐我家邦粒我蒸民莫非爾德胡靳玆辰嗟予小子不吊昊旻維此亢陽自歲之春爰及南訛亦云太甚一元之化長養羣品旣播旣苗田畯來諗如何

旱魃弗戢厥威小雨崇朝莫見其滋暵脩暵濕
田疇圻龜禾易而焦麥秀而萎粢盛何取我民
曷生瘨我赤子具禍是丁予雖可罰不念天氓
控告斯迫幽聽豈邈號召羣靈鼓發陰軸汪汪
大霈徧于寰域蘇我民天溥我明錫非予敢幸
賁天之德

雩祀祝融氏祈雪文

惟神之柄專在火維至陽赫赫南訛是司苟舛
厥道斯謂愆時令茲大冬氣屬嚴凝云何反常
或暖如蒸至日已過無雪無氷靜思厥由神錯

用事水帝退讓滕六彌縫三白無一蝗不入地豐年靳瑞我民曷粒亟循恒序用垂玄錫旋行其順離亦得職載翕載結天葩堆積庶及臘前貺我來麥

雩祀后土氏祈雪文

惟神厚德持載萬物含生爲道發毓爲職頃歲荐厄水旱作孽民失其天阽于溝壑奇無來玆將恐靡孑今者衍陽至月猶極當嚴而溫當閉而洩澤乾其源天嗇其雪舊云三白一之尚闕嗷嗷赤子又祈無麥人事之失厥罪惟辟神之

惠民不若是恝願作同雲奔走滕六雰雰呈瑞用錫嘉穀

雩祀玄冥氏祈雪文

朔方沍陰惟神之宅無終不始兆朕庶物萌木作花豐凶以卜民天爲急是用籲告一陰一陽今年胥戒積潦于夏大無禾麥民方殿屎欲穀無藁如何冬半又愆爾發霰雪不作陰凝不密遺蝝在地莫掃其孽惕惕中人體元靡克惟茲天民神不念惻河海生雲浩蕩頃刻盈尺嘉祥惠我三白

阻一本作徂

慶州館舍失火遣近臣慰安　集慶殿

文

明明我　祖誕天降德克懋功烈創此王業奎
裕後昆蕩蕩赫赫宗祊之饗永世無斁眷玆舊
都亦妥　威靈祠官守衛閟殿穆清以祀以錫
海晏民寧何意阻玆是邦阮丁渠渠廨館密邇
廟堧一夕燔燒蕩悉爲烟爆裂撼地鬱攸屬天
焦頭爛額舉城熬煎震驚我　祖神其躑躅厥
鑒孔仁能不惻惻深思厥故咎在眇末不修其
政火行迺錯惟人所召實天示警大懼不任尺

躬自省遣臣致誠祭以綏之庶幾歆格保佑邦基

親祭先農告配位后稷氏文

於誕厥靈克承上帝俾民粒食敎於樹藝功垂後王澤被萬世今玆東作有事籍田以配以享農祥是虔庶佑明錫昌我百穀粢盛用賴民亦保極

熊津祈晴文

滔滔南紀百谷攸宗淼翕厥靈以贊玄功維此農月恒雨作災傷我稼穡罄爲汙萊蒼蒼烝民

曷依爲天民窮物殄亦神之愆曰雨曰晴神執
其機披陰扶雲曒日揚輝水行地中萬彙剝遂
神貺旣普敢怠禋事

鷄龍山祈晴文

嗟予嗣服弗克子理獲戾上下蓄害駢纍頻年
亢旱旣禍以爐天何靡悔復降玆疾雨無其極
積潦成海漂傷百穀我民何待惟神赫靈作鎭
南土寧莫顧哀以救民籲訊掃滓陰錫以晴霽
庶幾有年用廣嘉惠

竹嶺山祈晴文

節彼崇嶽領于地靈能興雲雨以福五民孰陰
莫陽孰雨靡暘斡旋其妙玄造無疆我民孔阨
年災荐告昔罹旱乾今告霪潦上漏下瘡禾盡
漂腐今其弗及後難摩撫亟掃氛翳開廓乾坤
登我百穀莫非厥恩

楊津濵所祈晴文

浩浩津流衆水之長自古靈應有祈如響予之
否德徵見于時恒雨不暘月再盈虧百川沸騰
嘉禾漂沉哀我良農籲天焚心予雖當罰何辜
黎元汎清陰沴屛戮蜿蜿南薰鼓物阜成民食

於神報賽庶永無斁

宗廟祈雨祭文

六室

噫嘻吾德叨守丕基獲戾上下天降疾威靳閟膏澤閱歲逾時民罹荐凶方苦殿屎又丁茲酷寧有孑遺幸賛玄造亟霈其施

七室

維茲之旱災害孔棘已無麥秋靡播百穀哀我黎民舉將塡壑我躬癏恫邦本其蹶 先祖有靈監此危迫庶垂陰佑惠我天澤

八室

旱魃爲虐川澤揚塵靡耕靡種顚蹄號呻邦之大命繫在丘民民今具禍曷以事　神陟降洋洋宜惻至仁冀導　嘉貺敢告精禋

九室

昊天不弔旱熯斯極椓我民命卒瘁稼穡心之憂畏如水罔涉籲告彼蒼聽愈邈邈茲泣血誠用祈甘浂苟愆厥時患亦無及

十室

冲人嗣服負荷莫克沴氣騂沓恒暘甚戓罔供

粢盛罔有粒食側身慓慓思濟無策敢用明薦
披控懇臆一雨三日普被優渥

景福宮災慰安 宗廟文

九室

噫嘻宮寢赫世堂構罔有災戾以昇于後天曷
降酷適丁我躬蘖災暴作爰自于中延燒莫禦
烈焰愈熾鬱攸屬天爆裂撼地震驚我 先侵
降徬徨攸芋攸寧一時蕩盡罪積眇末罰墜
先業敢用薄奠齎告恫怛庶降歆祐綏我後祿

十室

嗟予小子不克靈承德之無類臻厥咎徵火失
其行罰當于躬維寢維殿自我　祖宗陟降庭
止羹墻所寓天胡不遺回祿是付勢劇燎原誠
靡反風焦頭爛額何救何功豈伊人致天警示
酷心之隕痛曷不鑒惻奠以控告庶垂陰騭

景福宮重新祭告　文昭殿文

一室

洪惟　烈祖創茲丕基有宮有殿子孫是貽至
于眇躬灰燼之罹痛不克守思庶復追勞我民
力獲我神祀依乎依寧宛其前視自今以往其

永無墮遺告厥成式右歆斯

二室

嗟予冲人召災非德 先王宮寢燬于回祿中心盡傷不遑食息賴天降祜維神考卜雨暘不惑百工效職亦旣有成匪亟其欲庶不棄基以鞏厥服鑒我告功永垂休茀

三室

皇皇先業我謬承之罔堪于德上穹示徵鬱攸之酷王宮震夌恫瘝在躬憂畏塡膺肯構肯堂惟懼不勝臣工展力廟社垂務復其舊規無廢

無增敢以奠告紓此昭佑

上岳山祈雨文

維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四月丙午朔十九
日甲子通訓大夫行丹陽郡守李滉謹遣留鄕
別監張世銓以少牢之奠祭于上岳山之神曰
嶪嶪維岳峙于封域含靈蓄祐利及羣物頃歲
荐饑民命方急時當麥秋渴後其食如何亢陽
爲害又極擢擢來麰乍穗如焚種者弗苗苗者
弗繁口無粒食西成望絶哀我黎氓舉將塡壑
守土有罪宜受其罰民之無辜籲號斯棘神鑒

孔昭曷不惠澤沛然澍不俟移時我民其蘇
神亦有依浼旣齊旣浴臨事有故不克躬詣惟
增懇懼尙饗

宣賜食物祭告家廟文

維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五月甲午朔二十
三日丙辰孝曾孫成均進士完敢昭告于顯曾
祖考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
成均進士府君顯曾祖妣贈貞夫人英陽金氏
季父通政大夫前兵曹參議知製 敎浼猥承
遺慶仕而從政多病歸休亦忝 恩命旣有

正下脫行字

宣賜又 召以官辭官受 賜感惕靡安莫非
先德敢此奠告庶垂歆佑寧我門族謹以清酌
庶羞祗薦時事尚饗

祭告高祖墓文

維嘉靖四十四年歲次乙丑八月乙丑朔十五
日己卯孝仍孫庭檜與宗人玄孫前察訪澄等
敢昭告于七代祖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中訓
大夫軍器寺副正府君世次迭遷於廟雖祧存
者昭穆有未至遙祧墓之祭禮云歲一因循俗
例尚用四節散居子孫多未如儀惶恐改圖商

酌彘宜自今而後春秋兩次仍就齋庵謹行設位玆因秋展敢告其故禮從減殺益愴霜露謹以淸酌庶羞祗薦歲事尙饗

焚黃文

維嘉靖三十八年歲次己未三月癸酉朔二十五日丁酉男澄敢昭告于顯考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成均進士府君顯妣贈貞夫人聞韶金氏顯妣贈貞夫人春川朴氏徃因兄釁推 恩贈職門祚不幸中遭變故贈牒雖存承用靡安今者第偈叨陞祿位仰荷

君仁中此追典餘慶未艾同門感激惟是音容
日遠追養靡從祗奉 命書臣喜且悲敬餙以
焚益增文殯謹以清酌庶羞用伸虔告尚饗

又焚黃文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十月壬午朔初十日辛
卯男澄敢昭告于顯考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
兼同知義禁府事成均進士府君顯妣贈貞夫
人聞韶金氏顯妣贈貞夫人春川朴氏去年第
滉叨蒙 陞秩病辭工曹判書轉爲知中樞府
事今夏遞 召遽遭 國恤 嗣君新政又

除禮曹判書爰用 國故 推恩所生乃七月
二十八日 教旨加贈考爲資憲大夫吏曹判
書兼知義禁府事已而弟湜病重難仕辭職來
歸受 恩重疊未效涓埃音容日遠追養靡從
祗奉 命書且愧且悲謹錄以焚益增哀殞謹
以清酌庶羞用陳虔告謹告

又焚黃文

維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五月甲辰朔初二日丙
午孫前察訪澄敢昭告于顯祖考贈嘉善大夫
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府君去年弟湜蒙

恩陛秩以右贊成 下吞辭避得遞轉爲判中
樞府事 召旨愈切無路圖免趨謝供職逾時
竟歲仰荷 君仁推 恩祖先故我祖考府君
加贈 休命秩窮二品 位躋八座今況乞退亦承
殊 渥積德餘慶幽明咸賴音容如在追養靡
從祗奉 命書且喜且悲敬錄以焚益增哀殞
謹以淸酌庶羞用伸虔告尚饗
年月日子同前男澄敢昭告于顯考贈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府君顯妣贈貞夫
人聞韶金氏顯妣贈貞夫人春川朴氏去年第

滉蒙 恩陞秩以右賛成 下召力辭得遞轉爲判中樞府事 召旨愈嚴無路圖免趨謝供職逾時竟歲仰荷 君仁推 恩所生故我顯考府君加贈 休命秩躋崇品位登貳公顯妣夫人齊受顯號追今弟滉老病乞身旣蒙特許重承 寵賚莫非餘慶同門感祝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祗奉 教旨且喜且悲敬錄以焚摧咽難勝謹以後同上

白雲洞書院祭安文成公文

尊信斯道闡教吾東功存學校百世攸宗

祭安文敬公文

剛德廉節進禮退義遺風凜然懦夫立志

臨皐書院成祭鄭文忠公文

嗚呼我東一隅箕子所臨胡世陵夷大道堙沈不有先覺孰淑人心革命改物天地大變惟聖合天既應帝眷不有大忠民彝孰見嗟我夫子天挺人傑希聖之學柱天之力入則惟孝出則惟忠遭世孔棘蹇蹇匪躬聘鄰服頑朝天感帝盡瘁經綸興替補敝厦顚木支河決航濟從古英雄運去無成泰山義重鴻毛命輕我 朝盛

德褒典甚寵爰命禮官從祀聖孔上自國學下
及州縣靡不享右洋洋丕顯矧茲古川夫子遺
墟茫茫沃野混混清渠有儼綽楔有讚孫公高
山景仰感激人衷盡建祠宇明示欽崇恭聞聖
宋書院創制以尊先正以範來裔大明吾道於
斯最美我 王式遵許豐伊始我不承奮一方
之耻曰遂應生允良諧議于胥斯原出財敦事
鄉閭列邑莫不助施作廟翼翼堂亭秩秩百爾
求備功未易訖逮于方伯陳聞 天陛頒書賜
額化原光啓更幾星霜慶此成功乃卜吉日將

享廟中同好鼎來肅肅雝雝樽俎淨潔黍稷苾
豐其香始升若覩英風嗟我夫子海東儒宗來
者不幸未及論著當在泮宮橫竪說語我尋其
緒罔有徵據惟視所就卓立其大天綱地維萬
世永賴學求如是道之準程於樂菁莪發揮遺
經闡敎是務弘道爲榮匪仰夫子誰作宗盟神
之格思監我中誠歆我酒醴惠我光明自今伊
始世世惟寧（進士盧遂金應生幼學鄭允良等來請）

易東書院成祭禹祭酒文

顯允先生天賦異資生我海東值麗德衰臣服

胡元胥而爲夷貿貿昏昏莫知所之士一不知學
學無宗師葩藻競尚利欲爭馳惟我先生中行
獨復何氏從游乃能有作學要經據行必古則
始知儒學非俗所服寥落陳編從流遡源世遠
人遠書存道存欣慕愛樂庶幾私淑天相吾東
斯文有迪我程易傳肇臻斯域人罔窺測視同
髦梗不有先生誰究誰省閉戶研窮精微潔靜
孔演十翼程氏攸宗專用義理發揮天衷熟玩
深味靡不該通知益以明守益以正以是敎人
德業無競戶屨恒滿莪長蘭薰理學始行史實

云云如其行世枘鑿不入厰或小試剛大特立
伐邪祛慝頗似仁傑達義多寃君有懿德人理
莫容悤憤激烈抗疏直觸持斧請死天地動色
雷霆自靡迷復之凶瀆倫之恥設教成均奚本
奚軌設綏歸來宣城之野左圖右書環堵蕭灑
種樹經綸軒冕土苴旋招押至不動如山歲月
晼晚棲遲考槃想當玆時英育更多鄉閭疊疊
道義漸摩至于今日數百來年雖乘嗣興遺風
宛然仰止高山咸願歸依犄我　聖朝文教敷
輝聽立祠院養材祀賢闔境謀度爰相山川建

置斯亭以供吉蠲有堂有齋於焉誦絃亦既告成相率而至肇修祀事聿妥神位陟降祇肅爲羞苾芬毋我遐遠庶我歆格惠我光明熙我文猷自今世世永享于休

賜祭知中樞府事李龜齡文

天賦醇質和易且直休休有容不事邊幅長者之風可鎭澆俗時晦其昭晩膺揀擢于用深眷驟試于朝雍有不宜令聞彰明方面之重臺閣之要協于衆望不矯不咈乃陞六卿羽儀百寮無變其度夙夜之臣不挾其勢肺腑之親予心

倚重日與俱新何意老成不弔蒼旻二竪作孽百藥空陳星霜荏苒尚冀萬一不憖之痛何至斯亟耆年屢喪予曷爲國代奠詞酌想知悲臆

祭姪將仕郎窔文

維嘉靖二十四年歲次乙巳十一月庚申朔初十日己巳季父滉謹具時羞之奠告汝將仕郎窔姪之靈嗚呼哀哉汝之生於世二十有六年矣今年夏四月吾兄侍以聖節使赴京汝實陪行五月得汝至義州書六月得汝至遼東書皆

云無恙自時厥後絶無書信至于十月之初而
張通事等先來得吾兄書則汝以九月十一日
死於通州矣嗚呼其眞然耶其夢耶汝之生於
世其止於此耶以我衰病之甚而猶爲人猶汝
乃方年强壯而遽辭世耶一杯驛亭之別萬里
燕山之路一去而不返汝竟何之耶自再罹
天崩之慟我病轉劇七八月之間幾死者數矣
恐一日溘先朝露而不得見兄及汝之來歸嗚
呼孰謂汝反不能來見我耶其眞然耶其夢耶
汝之生於世其止於此耶哭望天涯猶寤寐望

汝之還十月晦二兄行將至則先一日而汝柩
至矣嗚呼哀哉其眞然矣其非夢矣汝之生於
世其止於此矣聞汝之病中濕也中濕而加之
以上氣在牖下猶之難爲況於萬里之行乎雖
然汝之死豈萬里之行爲之哉去年七月余叨
恩受暇讀書於狎鷗亭汝來從余問易寢處食
息於床下彼時吾審汝血氣之虛悴問之則曰
適爾有微瘦耳汝不以爲意而吾竊憂之又汝
常苦肥重而今年尤甚夫氣虛而體肥固風邪
熱濕之易爲賊也則雖周旋庭戶之間皆足以

生病矣豈獨萬里之行能死人哉父徃而子隨義也不幸而病死數也義之所在不以數廢之斯乃徃哲之軌而君子之所安也汝其知之乎汝少小習句讀之學於余及汝學進而余病益甚則不復能教督於汝然汝能内受庭訓而旁通於業其所述作徃徃斐然可觀吾甚喜之吾家子姪雖衆寅也力學而夭宬也未學而夭宣也方進而病廢其存而詵詵者或惰而不嗜於學或幼而未達於學姑置後日之事而即今日言之可望承家之業者唯完與汝也而完也困

一本與下有汝字

於家事恐不能期於成就則吾之所望於汝者爲如何而天奪之亟不使卒業而成吾門此吾所以痛惜之至不但情愛之間而已者也嗚呼哀哉吾兄侍不忍葬汝於嬴博之間旣以汝骨間關跋涉於三千八百里之遠而來權厝於此矣汝其知之乎此實漢陽城西門外之南陽邱也父母在於斯汝婦在於斯吾與諸弟皆在於斯雖然此非汝魂魄之所宜安也汝娶於襄陽而嘗寓於彼矣今將以汝柩歸葬於襄陽則汝婦之哀願也然以汝無子而寓葬於他鄉將誰

使守汝之丘墓乎將以汝柩歸葬於禮安先塋
之側則吾兄侍爲汝永保之計然矣然汝婦之
孑孑然守孤影移居於彼誠亦難矣欲爲汝立
後而祀之則汝諸弟時未有子以未生之姪期
立後於後日人事可必耶此三難者吾雖晝度
而夜思之亦不能爲汝謀矣死而有知汝何不
以汝之意援我於夢寐而告之耶嗚呼哀哉汝
之寓於此十餘日而明日又將送汝柩歸于嶺
南矣汝其知之哉葬地雖未定姑從汝婦之願
送汝由鳥嶺草殯于襄陽之舊寓以待卜葬之

定護汝歸者姪壻朴君而護汝婦行者權君也
汝不可不知也嗚呼哀哉𢦏之有言汝胡不答
草奠雖薄汝胡不食言盡意長一慟永訣嗚呼
哀哉尚饗

祭南參議景霖文

惟靈鸞停翠竹玉出藍田風流蕭灑雅尚孤騫
皎皎英爽燋燁倩娟常棣聯華芳聞藹然並遊
士林同攀桂天感激風雲凌厲虹烟霜臺之旁
鼇禁之仙鳳池紅藥宮燭金蓮蕭蕭槐院多士
之淵職是事大寵紆人先擢參水曹昆在承宣

輝煌雙璧具慶堂前世榮殊渥第祿永全何意
閔凶不少于延縈縈在疚疾病重纏體羸氣懾
劣劣綿綿醫窮技殫奄忽難瘳嗚呼哀哉以我
無似晩與公得忘年忘形巷南巷北我往公來
追挹加足齋卧看山軒臨賞菊道山東湖積書
萬軸花濃珠箔月滿瓊樓夜諷朝吟迭唱更酬
時乘一葉極意湖遊杳如海客槎傍斗牛玉樽
移興桃杯亂籌我詩聲苦秋蟲草徑每歎公詩
如戛古磬樂莫斯樂人事靡定雲飛雨散竟隨
一甄嗚呼哀哉戊申之春我出守冊飮餞君家

同好甚歡一別四年投老窮山唯公書札屢到柴闈識不自意去年還都再見顏面重接歡娛逮公卧病我往問諸一言見警深中砭愚雖知佩服豈謂永訣幽明相隔邈在一夕嗚呼哀哉白髮有淚黃口無知半百除十霜摧玉芝天高鬼惡莫詰其理有身有患公達其旨我自悲公公不自悲寢門慟哭薄奠三卮生存零落萬古長辭嗚呼哀哉

祭洪應吉文

嗚呼眷眷孝友之實懇懇樂善之誠燁燁才華

之義孳孳學問之明天之何爲旣賦君以如是
之厚而乃獨壽之嗇而禍之酷耶況否疾纏身
人事恒闕病不視而殁不含奠不躬而葬不綍
慙負幽明淚在襟袖倩奠薄酒君其歆右嗚呼
哀哉

祭禮安訓導琴公梓文

惟君直氣堅操出於天資篤於信義見利能思
人皆辯給子訥於辭俗多矯僞子不詭隨少始
知學誦習靡遺匪我不力命途多奇鄕賓之薦
失於禮闈晩而校訓聊爾其爲處於州里一不譏

不韋古稱善人非子其誰潘湯之好契分之宜
於疾屛迹人事甚衛奠柩不及執紼亦違令之
來矣宿草垂垂纍然兩孤益我涕洟嗣續承家
子亦何悲薄酒菲具哀誠在玆嗚呼哀哉尙饗

祭聾巖李知事先生賢輔文

嗚呼哀哉天有淑氣公稟其英早有老壽公應
其精風流標致爽豁襟靈德以淸立志以介貞
雅謙愈福惟約愈亨豹隱山霧鵬奮雲程時値
明良驪頷是攖扶佑愷悌實賴神明際會千一
歷敭華淸芥拾靑紫鼎至功名雙親頤養亟求

異議事　君以忠何必　王庭欽惠專施蘇我
瘼惸日月于邁喜懽交情入焉復出維孝之榮
或從臺玻或輟侍經紆章七八建節煌熒身爲
耆藥綵服歡適具慶高堂九袠百齡人曰予職
莫公德馨瓷瓷競附氷操靡更九折峩峩邦履
平平追親旣遊　主眷方傾耳目聰明筋力康
勍人曰毋退夙夜公廷鐘鳴漏盡不休夜行古
人所恥歸駕焉停祖道都門帳飲公卿仙舟一
葉望若鴻冥美哉汾曲水鏡山屛烟蓑月艇嬹
室凉亭旣遂雅志何事他贏幽蘭莫揜臯鶴必

聆在朝在野咸聳典刑　兩朝拳拳重念壽成
游加寵秩沓臻招旌牢辭不免力去愈嬰終不
受祿克持戒盈腰犀冠玉散逸林坰振振子婿
邑符閣銓陞能擊鮮疏下請營一紀加二優樂
交幷五福無缺萬石奚兄愚蒙如滉鄉里小生
登門貿業自彼府釁世路多違徒恨崢嶸公既
高蹈我病沈嬰歸延性命得近巖扃每蒙提誨
常許扶挈春山簇錦秋渚躍腥對兩霞峯踏雪
沙汀釣磯鷗狎野席人爭賤迹靡恒屢蹔簪纓
三行四出記念丁寧書如箭束詩積金囊去歲

秋抄臥病在京野寺霜菊垂憶寄聲曰汝歸期
已失今庚明春桃賞毋負粥餳適逢來拜寒食
是丁嬬桃欲發日麗紅迎劇喜深歎霞醞銀瓶
及乎毋賞花已半零三千待結公感詩形公登
上壽玆 享足評謂公遐筭等視老彭何意一疾
遽爾騎鯨嗚呼哀哉公之疾革我往候偵語不
及私憂國淚橫終天永訣奄忽幾葉入門痛哭
我若蟲鳴公不自悲精爽上征不在玄閣其在
蓬瀛山之巍峩水之清泠百代高名一朝電驚
自今以後誰詠泌衡　宸加悼贈士挽叢瓊之哀

榮備至庶慰幽聽薄奠來設披腹吽呈公其顧
我歆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趙松岡士秀文

天賦斯人有篤其程公之所稟獨得其精爽然
神骨穎脫夙成乃志于學如笥蘊經乃溢于文
如水建瓴燁然其華藉甚厥名游刃恢恢摘髭
科第雙朶芙蓉一枝丹桂玉瓚黃流請廟寶瑟
孰云玄黃不爲黼黻藏垣藥砌玉署銀臺道山
讀書魯泮育才嗜善如渴淸白修操隱之酌泉
南物奚冒季札投縞惟苧之報陞于八座總財

詰應銓叙一謗旋昭非實式賛三台遵養勿亟
公在丁朝表厲頹俗躁可使靜濁可使潔夸者
愧死懦者有立上紓　天眷下係時望公之不
幸衆安所仗嗚呼哀哉南山之下巖谷高深縈
廬在中闐若山林彼美山林既難往潛城中幽
尚足酬雅心弊廬何有有書有琴休暇偃息庭
戶愔愔雲寒石樸引客對床月白松岡哦詩命
觴後洞佳境時復徜徉春花媚日秋葉爛霜松
下看碁巖前弄泉翛然出塵逈若登仙軒冕倘
來利名何牽胡爲危天莫畀雙全樂何共長壽

山一本作土

何其嗇沈沈一疾莫施醫藥夢驚一場風悃慘
色滉等交遊甚久契義俱究或進聯步或退接
膝幾薰蘭臭幾嘆吝萌誰不慕公我輩充傾孰
不悲公我心如醒邦家殄瘁山林彫零入門無
覩翳然儀形修我薄具薦我食誠公乎有知來
假昭明

祭黃星州仲擧文

維嘉靖四十二年歲次癸亥四月戊申朔初三日庚
戌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陶山老人李滉謹遣兒
子寯以淸酌草果之奠敬祭于故人星州牧使

錦溪黃君之靈嗟嗟錦溪而至此耶自是抵豈凡幾里耶緣路扶舁不至家耶我適龍縣君行不遑病難宿留書以代面歸臥故山指期相見何意訣言與計偕至失聲長號傾水老淚天奪斯人曷其亟耶眞耶夢耶惝怳哽塞稽我奔走亦病之祟且遣兒子薄奠見意言不暇悉情不能裁嗟嗟錦溪一去難同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黃星州 仲舉 文

嗚呼哀哉公生世之卅七兮計中半兮仕之日性慈祥而愷悌兮才聰敏而超絕文中選於館

聞兮學合克於　經幄受郡寄而論事兮感
天衷而流澤應儲養而摛藻兮激文衡而議擺
胡僅試於霜臺兮已讒人之售嫉續將處以文
翰兮又同進之間忌致內廂之不發兮而外符
之長懸俾大惠而不咸兮終一州之所專自古
若此者非一兮在公尤莅於多掣蓋實係於
途兮豈公身之玷缺縱朋友之嗟惜兮非公心
之愠悒惟淺劣之視公兮又非尋常之契托憶
識公之初載兮欣文雅與風采服讜巖之高義
兮綿歲月之屢改暢余志之晩穎兮嘉公學之

中悟謂枝葉之漸刋兮羌本源之可溯當在冊
而入蔗境兮覺憙憙而㗖㗖逮來莅於星山兮
益勵心以不佻何刻苦以自勗兮擬仕學其兩
優得雲谷之緖言兮猶悅口之蒭豢信靡倡而
不和兮適同好之在兹誠共樂於麗澤兮諒多
士之同聲窮晝夜以不倦兮極研精於析理時
簡札之翩翩兮辱詢蕘而虛己矧朱輪之戾止
兮接英眄而款叩泛秋江以詠詩兮登晩臺而
觴酒恨拘牽於官守兮奈簿領之消磨思得全
夫此樂兮盍歸來乎婆娑聽竹嶺之蒼峭兮憐

錦水之汨瀄開三徑兮繚繞闢一室兮岑寂
挹蘭馨於同人兮理琴韻於古書玩高明以入
妙兮勵靜修而復初從林泉以畢願兮絕溷濁
於世塗挹斯志之良苦兮奚萬事之多忤忽有
感於杯蛇兮凝簡書而黽勉安知夫遂至於沈
篤兮猶自力以就路望鄉閭以隔宿兮溘先晞
於朝露痛慈養之永違兮哀素尚之終負託後
事於過房兮留學訣於損友理何茫於福善兮
天何謬於仁壽懿夫君之急義兮濟窮乏之兮如
不及家四壁之蕭然兮豈如人之脣舌翔嚮道

乖兮之兮一本無

之誠篤兮竭死力而非爲利執今日以忖前兮寧若人之訾議指虛無以銷滑兮知盡出於怨隙世豈無止九之歐史兮付公道於信筆屬公之卽於玄宅兮正寒威之酷烈畏老病而瑟縮兮莫由趍於執紼揆分義兮大乖兮愧古人而深恧遣薄具以代奠兮叙疇曩以瀝血英靈兮有知庶鑑兮心曲嗚呼哀哉尙饗

祭權同知 應挺 文

惟公名公之胄出羣之英早播文聲難弟難兄俱登桂籍接武 土庭薇垣栢府玉署銀臺璽

亹敭歷國耳忘私　哀職之補方面之施游刃餘
地蘽以遠期時値多故九折横馳有赫維相方
肆顧麾直氣無憰顚切刺譏推納語穽實自磨
肌謫南遷比鴒難分飛是非久定天網本恢金
雞放赦喜還亭開棣萼交輝世念俱灰戚彼
聖恩聯璧趨　朝重入修門雪鬢蕭蕭逐隊隨
行黽勉其難出尹東都惠鮮惸鰥來莅花山禮
重儒冠忝滿乃去暫過鄉關疾病乘之醫窮技
殫天不憖遺孰詰其端嗚呼哀哉昔我先兄筮
仕都中卜鄰蘭室款密游從情如膠漆義似駏

蛩兄中奇禍抱寃無窮公敦義激若痛在躬撫
孤恤寡隨事經營仰賴庇庥恩信平生無愧古
人不負幽明如我忝分亦以兄故不鄙固陋周
旋有素迨在鄭府益篤其好余時病卧蓬徑不
掃五馬朱轓幾來相造把酒劇談論文叙舊感
慨隕涕諧謔非亥我有違失公爲規責矍鑠坦
率靡隱心曲更僕連宵枕股横眠來不忍去去
復思戀遇輿相屬札翰翩翩最後來告行矣有
日以言相贈聯篇累牘老别難再辭甚悽惻公
未稀年顔朱渥丹不謂此别永隔幽關纔經數

月遠至不淑難再之譏遂成何亟寢門長慟病沮匍匐加我多釁素戒述作季公勤囑終未應諾事不從情慙恨奚釋星霜荏苒宿草荒塋遠具薄奠令姪代行英靈有知我言當聆庶歆一觴鑒此衷誠

祭亡友秋巒鄭君之靈文

維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七月己丑朔十三日辛丑前工曹參判李滉謹遣孫安道敢以清酌草具之奠敬祭于亡友秋巒鄭君之靈嗚呼哀哉我昔在京與君爲鄰忘年契許一言心親視

君之貌丰秀而淳觀君之抱坦夷且眞我以多
病一枕長呻問門可羅舊雨無人匪君來顧誰
與披陳君言少時幸而得師不終其業中更廢
虧我叩其緒言果不欺欲胥商略我從君疑守
心好之又孰止之我若逌滯樂君跡通雲臺妙
訣理數之宗肯綮盤錯投刃莫窮罔名辨詰幾
發我蒙性命之際孔聖罕言程朱發揮議論具
存不究不明奈迷本原君曾測海淺斟窺藩籬
君伊始我妄以結狀其難狀率用前說一篳一
點罔敢私設庶開兩昏猶懼一缺相戒愼纖豈

圖旁泄多荷友朋不罪不棄指言其謬欲論博
議欲赦偏駁納之圖辯有契有違往返帶置君
胡發端弟極其致使我倀倀雖禁老淚嗚呼哀
哉自我病廢與君多別塊臥窮山人事殆絕惟
君書札歲月循東頃年戊午我復一入瞻君形
瘁君亦自覺臨別丁寧戒在麴蘗既返林下每
書輒昜君言當勉繼云難輟能受盡言服君平
昔獨至今日於我藐藐千金軀命謔以戲劇嗟
君坐世事多拓落羅隱不第鄧攸無兒室如懸
磬謗如簸箕古則不及時已背馳有感有憤以

託以嬉人之謂君盡出於斯我獨不然知君曠
懷不享筭龍寧羨夢槐悲逝訪玄夫九止甌臾然
至于此豈別有意我欲問君已矣無自嗚呼哀
哉聞君之喪千里海隅老病陰縶莫由奔趨儀
闕反哭已入于城巨卿之義永負幽明遠具一
觴令孫代行靈其不昧歆此衷誠

祭權參判應昌文

維隆慶二年歲次戊辰八月戊寅朔十七日甲
午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
事李滉謹遣子司醞署直長寯以清酌果餌之

奠敬祭于故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經
筵春秋館事權公之靈惟靈名公之子 王國
之特氣雄神邁于後局擬難弟難兄名振京闕
播芬蓮桂蔚望風雲銀臺玉署榮階薇垣攀游
霄漢步武虹烟入齊參卿出寵典藩黑頭公相
朝野盡傾冰炭不入正邪難辨誰將飛語觸彼
心兵鱗鎖挈斷鳶木墮跡三更北辰十年西極
天行雷雨劒收紫爛 丹墀再趨白首 新渥
猶淹展驥聊寄栖棲天上乘槎湖南懲羹是覺
賢勞身雖診壽一臥三霜成裝勿藥云胡不憖

遲至騎箕壽命難齊託負同施殄瘁之詩誰無
痛悲嗚呼哀哉昔我先兄志同氣合矯翮鵬程
名登偕籍占宅終南巷南巷北朝退還從莫間
昕夕披豁襟懷蕩滌風格以弟情隨亦忝末契
餘波剩霑幾激懦濡禍福茫茫鴒原兩哭何意
于今又重不淑奔走經理愧古靡逮臨當執紼
病伏攬涕謹遣兒子哀薦薄具英靈如在庶我
歆顧嗚呼哀哉尚饗

祭郭侯趙文代鄉人作

惟公湖海之士英俊之才崛起南服鵷鷺追陪

萬里雲程送駕臨早速城隍璞世莫知賢爲捧
毛檄情深喜懼我邑何幸能來叔度我禮爲邑
介玆窮僻地褊賦重官私困阨我公蒞止如旱
得雨我有疾痛公藥而愈我有苛痒公手以撫
若燭破闇如燕處離容如春着物枯槁編蒙國有
畢需民不知擾事有剸肘公竟善了公馬骨高
我民腹鼓民息蓋藏官溫帑庾乃闢儒館山高木
長多士興起誅慕洋洋君父社稷民愛無疆
公將去邑閭境遑遑物碑事來安是表德借寇
無與天門遐邇惟願自今得騎大行推我所尊

俾及邦畿遠又分符天嶺蒼茫陸出手歛人歎
翺翔潁川報政朝廉徵黃何意旻蒼不我憖遺
奪我福星旅櫬睠噫哀哀北堂樹萱疇依壽夫
仁鄙一何舛違殄瘁之痛無祿之悲朝野所同
舊民曷其禀等涵濡惠澤煦嫗仁風感懸遺閫
山仰無窮訃書忽至奔走不時物雖微薄民誠
一而遠來哭奠公豈不知如聞音聲如覩容儀
庶幾降歆慰我民思嗚呼哀哉

二十七

退溪跋箴銘表箋喪文祝文祭文